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雜序三

孝經序一首　老子道德經序一首

九疑山記序一首

隨求即得大自在陁羅尼神呪經序一首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一首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一首

孝經序　唐玄宗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

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

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

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

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

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夫

夫子没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絶於秦得之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

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愈遠源流益

别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

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埀訓雖五孝之用則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煩畧之又義闕今存于疏用廣發揮

老子道德經序　同前

勅昔在元聖强著玄言權輿真宗啓廸來裔微文誠在精義頗乖撮其旨歸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畧其餘浸微固不足數則我玄元妙旨豈其將墜朕誠寡薄常（一作嘗）感斯文猥承有後之慶恐失無爲之

理每因清宴輒扣玄關隨意所一作所意得遂為箋註豈成一家之說但備遺闕之文今茲絶筆是詢于衆公卿臣庶道釋二門有能起予類於卜商鍼疾同於左氏渴於納善朕所虛懐苟副斯言必加厚賞且如諛臣自聖幸非此流懸市相矜亦云小道既其不諱誡一作戒可直書勿為來者所嗤以重朕之不德一作皆本文

九疑山記序見八百三十二卷作九疑山圖記　元結

隨求即得大自在陁羅尼神呪經序　任華

我本師設教務存饒益會因啓聖方有激揚則大梵懐愍念之心如來演神妙之句使無願不滿有求則隨故此經標之爲其品題矣夫大自在者天之王陁羅尼者呪之目蓋以憑神呪威力同天王自在且呪有八首除八難也經唯（一作惟）一軸明一乘也若聽受講誦若書寫帶持即是金剛之身便作如來之眼是知煩惱大海本從妄想中生業障高山亦因覺悟而破則頸邊瓔珞衣中寶珠未足比其珎矣懿夫能摧他敵不假韓信之登

壇能致甘雨乃同傳說之作相此則有功於國矣至若火坑成水刀刃為塵毒龍生慈夜义作禮此則有功於人矣及乎泥犂自苦阿一作河旁驚悴人便生於天上塔猶在於城南此則有功於鬼矣非我有九十九億那由他諸佛同心同德安樂一有人字曷致於此矣粵有雅和尚者誕於中土如從西域而來不讀外書只說東流之法丙午歲訪余於景城西巖之蘭若從容曰此呪有不可思議之力竟無序述謂之何哉華答曰唯然和尚謹聞

命矣將欲無垢之呪可驗靜居之言足徵豈獨施於信
者亦將悟彼疑者若可信而信信不應疑而疑一無此二字
則三途之中不出入此輩畧述少言耳亦乃勉旃諸仁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顏真卿

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
有歳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尚書韋公陟覩其
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渭集作謂賞其不羈引
共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讚之動盈卷軸夫草書集作

叢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恣性顛逸超絶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嘗接遊處（集作居）屢蒙激勸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懃（集作懇）習迨用無成追思一言何復可（集作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横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揖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以冠諸篇首

河南于氏家譜後序

于邵

序曰邵高叔祖皇尚書左僕射侍中太子太師燕國定公諱志寧博學多聞徇忠秉直為秦府十八學士其左右庶子不道嘗撰諫苑三十篇（唐書作二十卷）以諷之凡有文集若干卷於代又述作之外脩集家譜其受姓封邑衣冠婚嫁著之譜序亦既備矣歷一百七十餘年家藏一本人人遵守未嘗失墜洎天寶末幽寇叛亂今三十七年頃屬中原失守族類逃難不南馳吳越則北走沙朔

或轉死溝壑其誰與知或因兵禍縱橫吊魂無所或道路阻塞不由我歸或田園湮没無可廻顧所以舊譜散落無餘將期會同一有經字考集不齊奚疑為脩集實難有待今且從邵一房自為數例有若九祖長房今太子少保譙國公頎與邵同升于朝股肱四聖為國元老邵之弟也有若九祖第三房今襄王府録事叅軍載與邵同在京列保家履道為宗室長邵之兄也各引才識子弟叅定其宜從而審之誰曰不可又以子孫漸多昭穆編

次紙幅有量須變前規亦春秋之新意也今請每房分為兩卷其上卷自九祖其公至玄孫止為下卷自父考及身已降迭相補注即令邵以皇考工部尚書為下卷之首此其例也且諸房昭穆既同尋而繹之可以明矣後能代習家法述作相因從子及孫從孫及子孫孫子子興復宗祧豈唯兩卷乎將十部而彌盛矣其文公第四子安平公房此（疑）建平公已上三房衣冠人物全少今與文公第五子齊國公文公第六子華陽公大公第

七子平恩公文公第八子襄陽公文公第九子桓州刺史併以六房同為一卷就中第五卷已下子孫皆名位不揚婚姻無地湮沉斷絶寂爾無聞但存舊卷而已後有遇之者知之者以時書之其五祖九祖分今叙在三卷並錄之于後時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八月朔日金紫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襲恒山郡開國公于邵述

戴氏廣異記序

顧　況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

不測其有干元氣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聖道以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說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有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覿象設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為黄熊彭生為大豕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黄母為黿一作鼊君子為猿鶴小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嬴諜一作姫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

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烏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説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一作横之洞冥顔黄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一作旌異其中神輿顧君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

歲時所記吳興陽羡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録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君孚幽賾最深安道之胤若思之後邈為晉僕射逵為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況始與同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録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

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以輔於神明矣二子餞雍陳其先志泣請父友況得而叙之

維摩經畧疏序　　梁肅

聖非道不生道非教不明教非人不行是三者相依而住道有大小權實故净明以在家成化人有聖賢淺深故智者以初依啓法然後因言遣言即象忘象俾後學有以得正真之終始（二字集作路）遊道義之門户（集無户字）祖而述之存乎其人天台上人（二字集作大）比丘然公纂智者之

法裔集作肩探毗耶之妙賾一貫文字之學會歸解脫之淵以為昔智者大師之演是經也備偏圓頓漸之義盡方等生蘇之體其旨遠其道微微言在闕用不惑故常外闡其訓內澄其照凡百學者望崖而歸乃謂門弟子曰祖師所述其道甚著集作大而嗜簡者或病其繁求集作見精者則遺其粗吾欲因而就之以伸其教刪而裁之以存其要何如弟子比邱衆作禮以請公於是削其浮辭闕為十軸不失舊則其義惟明與前部偕行號為

淨名畧疏原夫聖人有以見生生根器之不齊也故用四教五味經而緯之有以見萬法弛張之不殊也故用一道一乘會而成之然則聖人隨感以利物（集作見）故其數不得不差賢哲因感以立誠故其業不得不傳觀其所感則毗耶之與天台杜口之與立言雖偕（集作階）位不同廣畧異宜至於赴機施化其揆一也肅嘗受經於公門遊道於義學之列（集無此二字）雖鑽仰莫能（集作至）而嗟嘆不足故序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乎（集作于）辭疏成之歲歲

在甲辰吾師自晉陵歸于佛龕之夏也

陪獨孤常州觀講論語序　　前　人

晉陵守河南獨孤公以德行文學為政一年儒術大行與洙泗同風公以為使民悦以從教莫先乎講習括五經英華使夫子微言不絶莫備乎論語於是俾儒者陳生以魯論二十篇於郡學之中率先講授乃季冬月朔公既視政與二三集作一二賓客躬往觀焉已而公遂言曰昔文公用儒變蜀蜀至於魯當大歷初元新被兵饉之

苦今御史大夫贊皇李公為是邦慈學道圯闕開此庠序自後俊孝集作秀並興與計偕者歲數十闕之詩起而復廢鄉飲酒之禮廢而復興至于今風闕敦美矣哉仁人之化也摳衣之徒承其波流得不闕誨而厲之又悅以動之朱輪遲遲逮暮而歸士有獲在左右覩公之施教退謂人曰夫四時繼氣而成物仁賢施功而成化是學校也非贊皇不啓非我公不大鼓之以經書潤之以仁義君子得之以脩詞立誠小人仰之以

遷善遠罪決決乎不知所以然以至夫政和而人泰舊史記前召集作邵與召同後杜而南陽移風民到于今稱之矧贊皇植學之本與我公道之以德德則有成而未播於敘述後人謂之何哉鄙不佞謹紀公之雅訓或傳諸好事者云爾

通典序杜佑自序附出　　李翰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

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代（一作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宂（一作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一無常字）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塞胷滿腹鴻（一作澒）洞

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脩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羣迷歟五字一作警學者之羣迷與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一作古古一作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

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黄帝至於我唐天寳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終始（一作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綴其（一作於）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世緯俗（一作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録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户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

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脩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典邦一作邦典一作篤於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紀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王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

問之學至於刋列百度緝熈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覩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甚一作稀可以可為長二字一作歎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十七字一作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為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一作皆本文

杜佑自述序

佑少嘗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

學所纂通典實採羣言徵之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廪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且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序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十二卷

選舉次之六卷職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禮又次之一百卷樂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一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一四卷邊防末之一十六卷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本初纂錄止於天寶之末其有要須議論者亦便及以後之事

魏國公貞元十道錄序　權德輿

序曰自夏書禹貢周官職方漢志地理厥後史臣繼有其書國家將九夷丕冒四海梯航聲教過前古遠甚相國魏公明誠助化育奥學窮古今百揆師長十年樞衡

贊端拱無為之風以宥天下王佐盛業論著形焉嘗以為言區域者濶畧未備或傳疑失實於是獻海內華夷圖一軸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盡瀛海之地窮緹譯之詞陳農不獲之書朱贑未條之俗貫穿切劘靡不詳究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又撮其要會切於今者集作日為貞元十道錄四卷其首篇自貞觀初以天下諸州分隸十道隨山河江嶺控帶紆直割裂經界而為都會在景雲為按察在開元為採訪在天寶以州為郡在乾元

復郡為州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廢置升降提封險易因時制度皆備于編而又考迹其疆理以正繆（集作謬）誤採獲其要害而陳開置至若護單于府並馬邑以（集作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故道宜隸河南合川七郡北與隴氐南與庸蜀四遠不相宜應於武都建府以扞邊備凡類是者十有二條制萬方之樞鍵出千古之耳目故今之言地理者稱魏公馬公之意豈徒洽聞廣記以學名家而已哉

蓋體國遠馭不出户而知天下親百姓撫四夷真宰相之事也凡令三十一節度十一觀察與防禦經畧以守臣稱使（一有府字）者共五十列于首篇之末其三篇則以十道為準縣距州州距兩（集作西）都其書道里之數與其四鄙所抵其事聚其言詳閱覽默識精微錯綜斯為至矣德輿忝掖垣之屬承公話言盱衡屈指珠貫氷釋辱命授簡書其大端輒罄斐然之辭用揚不朽之業時貞元壬午歲夏四月謹序

李弈登科記序　　趙傪

選士命官有國之大典察言考行先王之舊規古者命於鄉而升於學俾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進士者謂可進而授之爵祿也然則前（一作歷）代選士其科不一洎聖（一作既有）唐高祖以神武靜天下用文教貞萬姓武德五年帝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之目仍古道也自鄉升縣縣升州州升府皆歷試行藝秋會貢於（一作于）文昌咸達（一作造）帝庭以光王國然後會羣后

謁先師備牲牢奏金石尊儒教也若明試其業主張其文覈能否於聽覽之間定取舍於筆削之下職在考功郎後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重難其事更命春官小宗伯主之而業文志學之士知勸矣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牓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彈一作我冠憲府起草粉廊由此與能十恒七八至於一作于能登台階参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謂選才授爵之高科求士濫觴之捷徑也不其然

歟粵自武德至乎貞元閲崔氏本記前後嗣續者在我公為多焉顧惟寡昧獲與斯文因濡翰而為之序一有十字七年春三月丁亥序一作述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提

謄録舉人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雜序四

地志圖序一首

道州律令要錄序一首

風后握機圖序一首

擬三國名臣讃序一首

長慶宣明歷序一首

荔枝圖序一首

黠戛斯朝貢圖序一首

注子孫序一首

地志圖序　　呂　温

廣陵李該集作彦博達集有之字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浸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闕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體要倬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奥未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為方併據書而畫隨方面以區別擬形容而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覩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乎文粹作于陬落內自

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同年而語文粹有詳畧也每其字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窓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髙視華裔坐横古今覯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

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删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緐而不亂踈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户而覩奥斯訓道（文粹作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邉（集作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見（集作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

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于興替斯又懲勸之道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賛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覩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太集作頹息也其久從君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集作學君子知其所以然

道州律令要録序

其項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徧觀諸曹多書令式格律於其屋壁茍非以宦遊為情而奉其職者皆得日夕省覽臥起出入目存心悟累累集作章然如貫珠如循環吏無以欺臨事不惑決繁滯舉枉直而協于大中中人以集作已上固可馴集作循致吾不知其誰著之何前賢處心恤事之周也若州縣者卑而近於人遠而切於得失動有懸人命關風俗而惰者委成於一吏望空而署勤者檢閱而山積神憒氣沮卒無所歸致政集作政令之弊不亦

宜乎此州法吏何洛庭良吏集作士也與之撮其要講其義書之集作于廳記集作事之左其不深於法猶慮未盡後來君子其究成之此長人者之所急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風后握機圖序　嚴從

中黄子曰予觀風后握機圖殆有情哉然年代遷遠文字損益或致僭訛矣惜乎夫兵者榮賤覆殺之大機也天地神靈之所閟也洞則王昧則亡故黄帝湯武得其

道矣然則兵之用也豈惟道乎亦有工拙矣語大旨有三微焉昔伊尹勸湯呂望勸周子房勸漢祖鄧禹勸光武可謂知運命之微也樂生破竹迎刄之喻曹劌三鼓候衰而作可謂知和氣之微也孫臏邀敵於馬陵韓信置軍於水上可謂知地勢之微也故古今有言曰能知三微覇世之師至夫以智料智因竒縱竒千變萬化不可殫備今夫握機者約而遠幾而深用少以一作少而濟廣貫一以綈萬微乎微乎可以神會雖疑作難以跡融非智

合曩賢役心淵妙者不可以常識偕之令予依風后大
吉畧為此圖以擬方陣陣有八物有八容八八相值可
離可合中有容効三元天子上將所居常靜不動以象
玄極以配中黃一作黃中其理微矣若乃四衝夾三軸九地
夾二天吟龍嘯虎當前後之衝雲鳥風虵居搏掣之要
敵寡則從虎翼之勵風虵之勢合而圍之彼衆則奮龍
虎之衝接雲鳥之勢突而擊之亦百勝之術也昔諸葛
孔明以傑特之智將求其源而未得也乃曰八陣成可

以横行天下然武侯陣法亦有虎翼翔鳥足明武侯所習則風后五圖也桓温見蜀將八陣云是常山虵勢徒妄言耳常山虵者法出孫子謂之率然蓋直陣也故桓温覽孫子而有是言殊無指其然此離合之勢奇正之術故曰或離而為八或合而為一以正合以奇勝其要此矣公孫子儒者也至注釋務析精奥而多引空言以誣後人何哉馬總述云增字發明未得精了更益煩蕪予昔常覽焉中失其本每思經述近乃得之聊因時暇

刋緐舉要序而第焉二百八十言殆不過尺并為圖式以悟後賢庶有賴云爾

擬三國名臣讃序

昔孔子舉詩書作後王者之法其稱殷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書天工人其代之然則聖人受命賢人受任龍騰虎躍風流雲蒸求之精微其道莫不咸係乎天者也故夫受天之命者不可以苟代天之理者不可以私前聖知其如此故明四目達四聰高居而審聽處幽而

遐覽羣才必用衆功乃廣然後天應以福而太和之化臻矣雖三光襲一作通照五運潛周嫣圖啓而揖讓興夏鼎移而干戈用德業相踵一作踌屯夷不同然激揚名義增廣基宇何嘗不得賢則理失賢則危哉是故五老尊而軒風熾三仁去而殷道衰淮陰來而漢家昌亞父亡而楚王滅姬漢已降大象論夷當極者不以垂拱居尊干禄者必以權利邀進鏡物者不以虛己為德達才者必以寒雋為嫌故洪綱強集作弛而萬目頹大理虧而庶

讓褰貞良甘退而莫進賢士卷藝以深潛故伯夷為之哀歌綺里為之高遁晉重滅名以避其患楚狂遁世以全其身豈惡富貴哉蓋有為而然也夫明王旰食以求士君子含德以俟時然求應之感徒深而君臣之分猶鮮者何也蓋經達之道難而世之鮑子蕭何之智也若夫鮮縛為相古今所罕有登壇受爵賢者一作哲一作欲疑作嘆其難漢高始以為疑齊桓終受其福乃知有管仲之才無鮑叔之介則桓公不納有韓信之畧無蕭何之助則

漢高不容齊桓漢高不易值矣蕭公鮑子豈屢得哉夫未遇良鑒則夜光不為寶時逢哲后則負鼎可升朝歷求遼古爰覽近圖臣主之際授受之外垂大明以叙下推至公以匡上則有我唐太宗文武大聖皇帝魏文貞者之流也蓋至理之代君子不以王爵私其身而况親屬乎是以貞觀之中賢者在朝各崇至公馬周懷奇思而拔起隴畆李靖多大功而終始援用魏徵數直諫而優游撫納我之得才於斯為美彼三國之臣主始當草

昧之期卒踐陵遅之運君無尺土之漸而以争奪為德臣無素定之分而以偷合為功然其屬衰亂之間固貞仁之節接風塵之會吐博奕之謀用能各奉其主克立一作昭厥勲者亦不可誣也又若清淑沉懿有顔氏之德靈鑑洞照有子房之能推戈疑給下有終始之勤篤誼守節有風雲之槩歎一作感王室之多故懐黍離以永吟遂委忠曹公冀匡復而天命潜革人心則殊姑廻備物之謨卒抗非常之錫雖欲匡上以德翻乃殺身成仁

夫一作乎仁義豈有恒在乎不拾道而已是故比干湛身於殷后微子亢一作抗跡於周邦雖二美同歸而三仁齊致公達慷慨總角耀奇惡奸臣之擅命想桓文之高舉羣雄兢起漢歴寖微翻然回慮吐詞魏幕原其所以然者豈不以桑榆之暉非魯陽可止溝瀆之節豈仲尼所嘉是以攝管仲之高蹤攀魏武之遐轍全生之理其亦遠乎崔子矯然植青松之操鯁詞直對則左右失容捐生取義千載稱美雖遇讒譖一作譏蓋亦其素志矣若乃

天命未改則人思其舊乾道將革則物厭其常是以司隷之儀見悲於漢叟先王之跡遠播於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侯主吐籌獻策識鼎峙之形惣衆臨戎有席卷之望原其去就抑亦懷漢之雅志焉及其撫戎幕持國鈞開誠心布公道賞不失德罰不濫刑又雖古之遺直不能尚也昔管仲用法伯氏無怨子羔刑人終以見德孔明之謫李嚴埀近之矣周瑜魯肅咸起諸生鷄眎烏林鷹揚赤壁然肅為布衣當襄漢之際標賣田宅分

財結士以求人傑此其志不小也公瑾推第於孫策子敬輟粟於周郎咸有異於人者也子布剛簡懷不撓之節屬桓王創業首贊經綸仲謀嗣立躬自扶翊古人所謂託六尺之孤者歟既而忠言屢發直道不回折戈獵之娛沮釣臺之樂斯又王臣蹇蹇國之元老者哉夫江東之於天下猶四體之有一掌耳權不能恢闡雄量以（一有乞字）求忠讜而乃輕肆忿毒厭聞至言始抽及於虞翻終按刀於子布翻既謫終遐裔昭亦廢處家僮故使時

望挫傷元功圮缺由是見仲謀之跼小也其不能廁跡中原棲長世之業者宜矣夫以子布忠賢承奕代之遇一言忤旨有不測之辜況賤跡之士而欲自下干上鑿其孤慮者乎善料古者必察乎今善籌遠者必謀諸近讚詠之作豈必覈既往之陳蓋將暢其幽情貴使來葉有可觀者聊復采斷為其讚云

長慶宣明歷序　　唐穆宗

古者聖人莫不研七精之數以察天道（一作以揆天道）設四時

之官以授人事在顓頊之代雖罕（疑）漫靡察制度未備然已有重黎二官故可得而（一無而字）述是以欽昊天協時月必首於堯舜之典叙九章用五紀亦冠於周宗之書則知履端受命斯為本也我國家侔天地以制法統陰陽以立極恭惟烈祖嘗所盡心載誕神人協成歷象太史究閎洛之術大惠極容成之妙而體（一作躬）聖創制賾（一作探賾）隱窮神順時氣之發歛考星度之疎密故亦窮變化洞窈冥矣然後陰陽和刑罰清八風之叙立萬物之

序成累聖纘序必更紀歷推體元居正之道彰敬授惟新之法斯舊典也曷敢廢乎朕以菲薄未明至理荷祖宗之耿光守聖人之大寶深懼不德獲戾于上玄感易象之隨時懷禮經之聽朔又嘗覽漢丞相魏弱翁之奏以為帝王法天地順四時以理國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爰命太史洎乎疇人俟望於清臺論思於別殿究以微妙考其禎祥觀渾儀以見天心視圭影而知日至則八卦之氣不雜百工之職允釐豈必於記鳳威

之晨晦明無爽俟仙蓂之莢弦望不僭令勒成三十四卷命之曰長慶宣明曆承唐堯授人之規庶於是矣効軒后合符之驗非所企焉因叙制作之由在乎篇首

荔枝圖序　　白居易

荔枝生巴峽閒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集作蜀)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甘如醴酪(四字文粹集本並作凝液甘酸如醲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

而香變三日而味變（集無日字）四日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之（集無之字）而書之（集無畫字）盖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黠戞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昔越裳貢雉薦於宗廟西旅貢獒陳以典訓所以感其至而戒其初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歴之四年矣天瑞璨爛王道昭焯五材並用六轡斯柔布政宣室以張神化振兵朔野以耀威靈故得天睟而清日晏而

明虫蝡不生嘉穀以成中外集作寓既安四夷來庭由是龍荒君長黠戛斯遣使注吾合素等上表獻良馬二匹絶大漠而貢赤誠涉流沙而霑赭汗非至德所感孰能臻於此乎皇帝以前有鸞旗集作所焉用驥騄不貴龍友鳴鸞鼓車乃命其使見於內殿賜以珍膳錫之文錦謹按故相魏國公賈耽所撰古今四夷述黠戛斯者本堅昆國也貞觀二十一年其酋長自身入朝授以將軍印拜堅昆都督逮于天寶季年朝貢不絶洎中國多難以

廻鶻隅磩黠戞斯忩其綷鶖乗彼薦饑於是破龍庭焚
罽幕蕭條萬里地無種落得出重泉而見白日披氛霧
而覩青天臣伏見太宗謂羣臣曰南荒西域自遠而至
其故何哉宰臣玄齡對曰殊域来朝者中國乂安帝德
遐被所致也太宗曰向使中國不安亦何緣而至朕觀
此懐懼何者昔秦始皇并吞六國漢武帝威加戎狄今
殊方異類無遠不賔竊比秦始漢武想無多愧亦欲傳
之子孫念集作愈二主之末途朕所以不能不懼爾臣伏

思太宗往昔之懼致我唐百代之隆則聖祖貽謀可謂深矣此太宗所以永保鴻名爲受命之祖陛下所以丕承王業爲中興之君豈不宜哉天旨以賈耽有陳平鎮撫之才得充國通知之敏其所述作該明古今詔太子詹事常宗卿秘書少監李集作吕述往蒞賔館以展私覿稽合同異覶縷闕遺傳胡貊兜離之音載山川曲折之狀條貫周備文理洽通臣伏以貞觀初中書侍郎顔師古上言昔周武王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史乃集其事

為王會篇令萬國來朝蠻夷率服實可圖寫請撰為王會圖有詔從之臣輒因常宗卿李集作呂述所紀異聞飾以會集作續事敢叙率服以冠篇首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求之事也令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纍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

用力小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民（集作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輙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文粹有也字）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於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集作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適聞其戰法實集作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為最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

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服集作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常獻元魏有崔浩周有常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此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于內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收

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
説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作圍二三千里殺戮將相族誅刺
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集作震朝
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
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
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妝自此謂幼所讀禮
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
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

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集作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烈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集作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

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文粹作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令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為其注曹之所注

亦盡存之分為上中下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員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文粹作蹤者人也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八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天

真玄先生箴天論一首　天論上中下三首

道

神仙可學論一首　神仙傳論一首

黄冶論一首　方士論一首

養生論一首　太古無為論一首

天

真玄先生箴天論　盧綽

有真玄先生者深粹虛寂冲凝簡素故其動也則局四海而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覺環堵履其守樸與物無競雖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蔭雲蓋濯飛流涉西岑面東陸操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惑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淫福善天之

察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電鼓雷天之怒也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斯以言則庶類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博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來不誣也至於報施何乃爽歟惡均而異罰善同而殊效唐虞順讓祚不及于湯武逆成福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諂諛饕餮非貴則富廉潔貞素不賤必貧誦

詐反道者矐蟬鳴佩直言順常者傳刃伏鑕悲夫何蓬蓽草萊之人遇時而為卿相膏腴縉紳之士失勢而作輿臺豈窮達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至於積德致敗變險成功立信受尤行仁一有格字一有招咎者豈勝數哉或一飡莫給或萬錢頻廢或綺紈斯弊或短褐不完或黃髮不終或襁褓先弊其於平施不亦謬乎夫德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削伐之累貞貫古今廉稱百代而有餒絶之憂其於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畀才藴奇調洞識幽

顯智周動植而不免繩樞甕牖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斥也夫鵰隼以摯擊為恒理不可食之以粒貙虎以搏噬為常性不可啗之以草非其故爾稟性信分然則既授之以距角而責之以觸𧇸既任之以爪牙而罰之以獲殺者不亦近於諂乎茍正其味則一改兩全矣化惡不知變形教善若易嗜也鴆毒害吻而裂腹虺蝮觸手而解腕然則欲其勿害者曷若勿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仁將何以

為萬物將（一無將字）生也扛鼎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飲澤者不得云不盡掬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為治其若是將恐亂之未息於是少選之間蕭然若有自天而降者襜霞衣控風轡飛鳳駕拖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滅乃謂余曰帝有命焉予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於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不足減之斯傷各守其貞任之自是豈較工拙於

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目其視一也
火鼠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寒各安所
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姿苟當所甘
則貲實將腐鼠齊味各禀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留之
醜則去之其於簡也不亦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之
其於慮也不亦繁乎故任之則理息放之則無累余以
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羣有是知善惡共
域吉凶同貫唯爾所名誰其制之令子誚余以不治何

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尤榮不余善辱則余讐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樂而責余同憂乎乃愍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為惡招禍修善致福徒虛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容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常期非補養所能延非備習所能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取（一作所）自斯而作以之為家則家敗以之為國而國亡故桀紂志之於前而莽卓踵之於後所以覆宗絕

嗣事至而不寤者良此之由也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逺
大夫廣廈崇基人之居也裦衣博帶士之服也故拱羗
柱趺則廢而正之所以無壊傾之慮領決襟汙則綴而
浣之所以無穿垢之憂故能恒保其貞固常守其完潔
也若傾而不視䄂而不澤則坐見頽陷立視緇黷矣故
修福禳災為惡敗德若聲之召響影之隨形各有主司
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則夏殞
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逺近

證有無不可以睠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鶴蜉蝣不足語春秋況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於沙界語死於塵刼其可得乎然言者皆以應朝一無此事報與自然異此蓋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莫非由已所感者皆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藝苗蒔果初雖耕灌在功至於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又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禦風撫羽凌煙蹈霞此乃功用

自然者也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其理動成鋒楯不亦昧乎至於自然之性余亦不知其所以莫知所以然而然也於是言終形滅莫知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久之乃神寃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隐痛而祈

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隲之説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迅集作霆震于畜木未甞在罪春滋乎堇荼未甞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危集作厄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説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説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而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辨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

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英華作之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文粹作殊禁用光斬材竅歀堅液礦硎芒義制強禦集作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文字文粹作天是非為公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集作善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

萬鍾之禄處之咸曰宜何也為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衷刀鋸之加處之咸曰宜何也為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説亦

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耶任人文粹作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人以已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

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戸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

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於（集作于）華榱飽于饑

牽（集作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

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

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相交勝矣吾固曰

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

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

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

於（文粹作于）一日之途（文粹有耳字）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彧

文粹作問者曰若是文粹作是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為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皷為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為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黷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

人未嘗有言人（集作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騈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使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文粹作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

（文粹作于）勢耶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髙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者一受其形于髙大而不能自還於（文粹作于）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體於（文粹作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為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文粹作元）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

也為體也不妨乎物而為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文粹作于）物而後形焉今為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為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文粹作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燭耳彼狸狌（文粹作猩）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固（集作故吾）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文粹作焉）有天地之由有無形者耶

古所謂無形葢無常形也集作耳必因物而後見耳文粹作焉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歴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集作顔目耳鼻齒毛顱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天

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為清母重為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為庸嘘為雨露噫為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海隅蒼天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為知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集作時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商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

已詭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須人乎

道

神仙可學論　吳筠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且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為景福之最況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法一作慶無等倫以儔擬當代一作世人物忽而不向一作尚者何哉嘗試論一作言之中智已下逮乎民甿八字一作愚智已下泯泯與飛走蜎翹一作蜿同其自生自死昧識所求不及聞道則

相與大笑之中智巳上為名教所撿（一作拘）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一有若字）能挺然竦身不使恒情之所汩没専以脩練（一作鍊）為切務者千萬或一人而巳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一作世）罕聞其行（一作方）悲夫昔栾矯問涓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何如（二字一作如之何）涓子曰兩有耳夫言兩有則理豈（一無豈字）無不存理無不存則神仙可學也（一作矣）嵇公言神仙以特授異氣禀之自然非積學之所能致也未必盡其端矣有不脩

學而自致者特禀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而不得者初勤而中惰誠不終也此三者各有其方一作玄肯不可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激則通所以耿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羽一作入石没羽精誠在於斯須上石應猶影響一作猶若響應況丹懇久著真君不為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矣孰為真君則太上也為神明宗極獨化於窈一作窅冥之先高居紫微陰隲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鑒

孔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而迷途誤之子焉測其元一作源日用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亦七焉當世之士不一作能能窺妙門洞幽賾雷同以泯滅為真實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遺者形甘之死地乃謂常理殊不知乾坤為易之緼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氣為性之府形氣敗一作毀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於我何有此遠於仙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淪墮之弊一作墮之源彼自昏於智察則信其誣罔詎知塊

然之有起自寥然之無積虛中(一作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累著而成形形立而神居乃謂(一作為)人耳故任其流遁則死返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謂之得道道故(一作固)無極而仙豈有窮乎舉世大迷終於(一作當)不悟遂於仙道二也其次強以存亡為一體繆以道(一作前)識為悟真云形體以敗散為期營魄以更生為用乃厭見有之質謀將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

陰陽之鼓鑄遊魂遷革別守形䮕一作魂遊變遷隔別守䮕神歸異族識昧先形猶鳥化為魚魚化為鳥各從所遇兩不相通形變一作化尚莫能知之況死而再造誠可哀者九子一作豈有死而再造誠可哀也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其次以軒冕為得意功名為不朽悅色躭聲豐衣厚味自封殖為長策貽後昆為遠圖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喪成必虧守此用為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肯恬靜智一作肯以恬淡交養中和率性通真為意乎此遠於仙道四也其次强盛之時為情

發所從班白之後有希生之志(一作心)雖脩(一作習)學始萌而傷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一作存)竊慕道之名乖契真之實不(一作未)除死籍未載玄籙歲月荏苒大期奄(一作忽)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於仙道五也其次聞大丹可以羽化服食(一作餌)可以延年(一作齡)遂汲汲於爐火孜孜於草木財屢空於八石藥難効於三關不知金液待訣於靈人英芝(一作芝英)必滋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於(一作修其)末竟無所就謂古人欺我(五字一作言人我欺)

遠於仙道六也其次身栖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淨無脩持（一作習）外邀清譽之名（一作外招清淨之譽）內蓄姦回之計（一作謀）而至人（一作人之）可罔神不可欺遠於仙道七也其次性好（一作文若性躭）玄虛情忘（一作寡）嗜慾不求榮顯每樂清閑體氣至仁含弘至靜栖真物表超迹崑巒想道結襟無為為事（三十二字一作不知榮顯之可貴但守恬淡以自高不見淫僻之可欲非用邪以自直體含至靜超迹塵滓棲真物表道侶從衿以無為為事）近於仙道一也其次意（一作希）高殷古刻志上（一作意尚）行知榮華為浮寄忽之而不顧知聲

色能（一作為）伐性掮之而不取剪陰賊樹陰德懲忿損慾齊毁譽處林嶺修清真近於仙道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榮心慕道德之府以忠貞而奉上以仁義而臨下弘施博愛内陰清澈外混囂塵惡殺好生（四十字一作身居祿位之場心遊道德之鄉奉上以忠臨下以義於已薄於人厚仁慈恭和弘施博愛外混囂濁内守清真潛形隱迹好生惡死）近於仙道三也其次瀟洒蓽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泛然若虚洞古今之學曠然若無爵之不從祿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為上（一作尚）恬乎（一作然）以攝生為務此近

於仙道四也其次稟類明（一作明類）之姿懷秀拔之節奮三代（一作忘機）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於仙道五也其次追悔已（一作既）往洗心自新雖失之於壯齒冀收之于（一作於）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亡而正在轗軻不能移其操諠譁不能淪（一作亂）其慮唯精唯微積以成著其近於仙道六也其次至孝至貞（一作至忠至孝）至義（一作真）至廉按真誥之言（一作說）不待脩學而自得比干剖心而

不死惠風溺水以（一作而）獲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已人見其没道使之存如此之流咸入仙客謂之隱景潛化死而不亡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取此七近放彼七遠謂之捄陷區出溺途碎禍車登福輦始可與涉神仙流矣（一作涉神仙之流耳）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澹（一作淡）漠怡（一作恬）其性吐納屈伸和其體（一作神）高靈保定之良藥匡輔之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得昇騰吾知必揮翼丹（一作紫）霄之上矣夫道無形無為有情有性

故曰人能思道道亦（一作必）思人道不負人人無負（一作負於）道淵哉言乎世情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罷質則取有而遺無庸詎知有自無而生無自（一作因）有而明有玄元（三字一作有無）混同然後為至（一作象）故空寂玄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一作二）儀三辰大道有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為妙不應吐元氣流陰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為用無以有為資是以覆載長存仙聖不滅故謂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為

吾存一作形也若煙散灰滅何異於天傾地淪彼自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荼毒之尤也孰能褒一作保大德黜荼毒拂衣絶塵獨與道隣道豈遠乎哉行斯至矣夫至虛韞寂一作妙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擊而鳴故豁方寸以遵一作契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精一作積感感則通通則宇泰定天光一有內字發形情相資未始有極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臟六腑百關四肢皆神明所居各有所主守存之則有餘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故去其

死取（一作保）其生若乃諷太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章集
帝一於絳宮（一作闕）列三元於紫房嗡二曜之華景登七
元之靈綱道備功全則不必瑯玕大還而高舉矣此皆
自凡而為仙自仙而入（一作為）真真與道合謂之神人神
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大漠之鄉無心
而朗鑒無翼而翺翔嬉明霞之館宴（一作遊）羽景之堂歡
齊浩刼而福無疆壽同太虛而不可量（十六字一作歡齊浩刼而無疆壽比太虛而無量）此道布在金簡安可輕宣其奧密乎受學之

士宜啓玉笈以探其秘焉及儒墨所崇忠孝慈仁（一作忠真孝慈）慶及王侯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一作以至此者）孰與為大於戲古初（一作舉也）不可得而詳之羲軒已來廣成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之者皎皎如彼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哉（一作焉）　一作皆本文

神仙傳論　　梁肅

予嘗覽葛洪所記以為神仙之道昭昭焉足徵已試論

之曰夫人之生與萬物同彼由妄而生由生而死生死相沿未始有極聖人知其本虛也其體無也示以大道俾性情其無妄而反諸本焉本則不生不生則不死然後能周游太虛出入萬變朝為羲農暮為堯舜或存而亡或亡而存天地莫能覆而載也陰陽莫能陶而蒸也寂然不見其朕曠乎不識其門是之謂至神至神也者視天地四海若毛集作毫末而已萬古之前億載之後若一息而已列禦寇謂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蓋謂彼也不性其情者則不

然其用有際其動有待存亡相制倚伏相繫其道有數窮則壞故列禦寇謂生者不能不死不死者不能不化葢謂此也彼仙人之徒方竊竊然化金以為丹鍊氣以存身覬千百年居於六合之内是類龜鶴大椿愈集作逾長且久不集作何足尚也噫後之人迭為所惑不思老氏損之之義顔子不遠之復乃馳其智用以符籙藥術為務而妄於靈臺之中有所念慮其末也謂齒髮不變疾病不作以之為功而交戰於夭壽之域號為道流不亦大哀乎按神

仙傳凡一百九十人予所尚者唯柱史廣成二人而已餘皆生死之徒也因而論之以自警云

黄治論

李德裕

或問黄治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寳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徹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

精合陰陽之粹濟之以集作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踈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鑄顏子三字一作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容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

漢武翦伐匈奴恢啇(集作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守(集作尊)周孔之道以為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畧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葢以享國既久懽樂以極馳驟(集作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駭鷄之求息矣魚龍角抵(集作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為奇以方士為翫亦庶幾黄金可成亦(集作青)霄可上固不在於畜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甞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詭集作詐丕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甞覽曹植論言左慈封一作對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静者為之隐身嵓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面欺明主者亦已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

戒蘭艾同焚斯為甚矣貞觀末以集無以字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維延娑婆寐逐之歸國斯可為後王法矣

養生論

牛僧孺

僧孺嘗讀嵇康養生論曰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下可數百年至於調節嗜慾全息正氣誠盡養生之能者僧孺以養身之於養生難與易相遠也所以康能著其論而陷大辟蓋能其易不能其難者也且天地禀生之道衆而貴之者寡然而貴乎生以有用於道也生而無用焉

貴其生矣而又況康不能養乎哉且康居於是世能忘名利之名而不能使人忘其名能忘其情慾之情而不能自忘其情能防已喜怒於內而不能防人之喜怒於外雖其名利情慾喜怒之心不改乎內而能致其康寧焉碩大焉猶善豢者之犬彘肥腯適足使屠膾之刃促乎已矣出而處語而默是養其生者也處而語出而默生其喪矣沮焉溺焉道無邪行無詭言中規行中矩而得其時是養生於出處者也孔焉孟焉可而仕否而退

是養生於出處語默之間者也若中散者棲乎下不可謂出揚其名不可謂默非出處則在用中於禮義人倫之道也禮者道之踞也而肆情傲物蔑棄冠服是禮之大喪也禮喪而道喪則鍾會欲無怒晉王欲不刑之不可得也然康之為人區區不列於中人豈欲引而謂一作論之哉以拆文一作天垂論則人之中者引而惑必衆故不得不明也先人有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又有患難以相死此得則死此則得道得死而為壽不以非

道得生而為壽也仁如比干而剖死直如屈原而溺死廉如介推而焚死忠如萧望之而藥死而道存洋洋乎不巳予謂所存之生至遂大是能養生者若碌碌愚生不以五常之道為人予焉知其壽歟焉知其昆蟲歟木石歟靈蛇千年予不知其壽也石有時而泐予不知其久也葵能衛其足予不知其全也若康之養生有類是也適為下矣又況不能類之者哉嗚呼能養生於道者生死長短可也

太古無為論

劉蛻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為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為之君又為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為太古時人也君既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為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歟自化也已果心服歟而心無為也已誰為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

太古之政安用契一作結無為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為之信果使有其一作異心則是賤敎而尚其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豺獺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獺亦敬也何貴人為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文苑英華卷七百三十九